

明清民国七犬奇案

明清民国七大奇案

洪二莲 编著

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

责任校对 一 肖

插图绘者 张梅凤

明清民国七大奇案

洪丕谟 编著

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西郊圆明园东路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北京顺义曙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3.75 插页 2 印数: 15000 册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.10元 (压膜装)

ISBN 7-81003-269-0 / I·4

(凡购买本版图书因装订质量不合格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)

目 录

- 1、疑云重重，谋杀东宫皇太子
的挺击案 (1)
- 2、张汶祥刺马疑案 (14)
- 3、误染桃色的杨乃武与
小白菜冤案 (30)
- 4、临城劫车绑票案 (51)
- 5、旷古未有的东陵盗宝案 (66)
- 6、血溅佛堂，大军阀孙传芳
被刺案 (85)
- 7、集毒、杀、劫烧、于一身的
永和金号恶性离奇大案 (102)

「来人哪，有刺客！」一声半男不女的尖叫，划破了紫禁城夜空的沉寂，揭开了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深宫挺击案的序幕。

疑云重重，谋杀东宫皇太子的挺击案



话说大明万历年间，年事尚幼的神宗皇帝朱翊钧，在大臣张居正的辅佐下执政，由于重新清丈全国土地，推行一条鞭法，同时又下大力治理黄河，方使得政局和经济渐渐从原来的风雨飘摇、民不聊生的状态中得到了暂时的稳定和复苏。但自朱翊钧长大成人，临朝亲政以来，却又大事营建，疯狂搜刮民脂民膏，结果弄得民怨沸腾，政局又一次地陷入了严重危机中。当然这是馀话，略过不表。

单说当时宫内，虽有着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美女如林，粉黛三千，可受万历爷宠爱的，却偏偏就只有郑贵妃一人。说实话，这郑贵妃确也出落得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美貌异常。不说别的，单就那一双镶嵌在满月般白净脸上，水灵灵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就够你销魂的了。加之郑贵妃生性机灵、颇有心计且手腕出众，善窥人意，不由得万历爷不护着她点。这真是：“后宫佳丽三千人，三千宠爱在一身。”

在好长一段时间里，宫中的生活看去还是相对平静的。然而，在那看似平静的生活中，却正蕴伏着一个影响朝野的政治波澜，那就是太子的储位问题。神宗皇帝朱翊钧共有三个皇子：朱常洛、朱常询、朱常浩。按常规，太子的储位一般应封给长子朱常洛。然而，由于郑贵妃的撒娇得宠，百般心计，使太子的储位有可能随时落到她儿子朱常询的手里。对此，朝廷大臣都忧心忡忡，纷纷上奏，要求尽快立储。那雪片般的奏折，一时竟把皇帝的龙案给堆得满满当当。翻开一份份的奏折，几乎众口一辞，就是要求皇上尽快立储，把朱常洛、朱常询、朱常浩等三个皇子一起并封，而奏折中的天平，则明显地倾向于朱常洛一边。这下万历皇帝可犯愁了：封朱常洛吧，可他的生母王恭妃原是宫女出身，且朱常洛自幼

个性沉郁懦弱，自己对他也没有多大好感；封朱常询吧，可他不是长子，加之在朝中，大臣们对其母郑贵妃的口碑不好，如果一旦把他立为太子，恐难服众，至于不起眼的朱常浩，暂且放在一边倒也问题不大。权衡利弊的结果，万岁爷最后还是采纳了朝中大臣的意见，决定：

立朱常洛为皇太子（即后来的明光宗），

封朱常询为福王，

封朱常浩为福王。

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，这事对郑贵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但一想自己毕竟只是个贵妃，若把万岁爷给惹火了，翻起脸来，那往后的一切就都完了。为了从长计议，她暂把满腔的委屈，一肚幽怨，化作拂拂微风，煦煦春阳，这样一来，万岁爷反而更加疼爱她了，彼此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，说不完千般绮丽，万种风情。

然而另一方面，由于郑贵妃的缘故，虽然她眼下不露声色，毫无怨言，可大臣们总感到，这是一个日夜挂在心头的隐患。为了不使皇太子朱常洛孤危不能自保，便又纷纷上奏，让福王外出就封。一时间所上奏疏，竟也和当时建议皇上尽快立储一样，不下数十百道。结果是从不上朝，只在宫里批阅奏折的万岁爷又一次地听从了臣下的意见，让福王外出洛阳就封。

少不得日月穿梭，光阴如箭。眨眼间，已是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）的五月初四了。这正是端午节的前一天，柳叶展眉，石榴吐蕊，孩子们悬着雄黄荷包在打闹嬉耍，家家门前都挂上了菖蒲、艾蓬，紫禁城里好一派节日风光。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只见日头渐渐西沉，黄昏的阴影瞬间便吞没了

整个皇城。

皇宫里面，太子居住的慈庆宫，这时也已一片沉寂。大门外的几星灯火，明明暗暗，纵有对昔日即将到来的万分欢愉，这时也已暂时转入低潮，因为毕竟夜已深沉，人们都歇息了。

忽然，在宫门森严的一角，一个黑影一闪，东拐西转，就不见了。那天晚上，看守宫门的是内侍李鉴。几天来的疲劳，早死死地把靠坐在椅子上的李鉴缠得昏昏欲睡，任其百般挣扎，也无济于事。梦中，李鉴飘然来到一处荒野，只见佩戴高冠长剑的屈原，向他朗吟着《离骚》的诗句，诉说着满腔的忧愤，说完便纵身一跳，李鉴慌忙上前拉救，可是汨罗江浩渺的波涛，转眼便把屈原吞没得无影无踪了。正在惊疑之间，忽然耳旁响起了一阵窸窣之声，待得李鉴强睁睡眼，朦胧间只见一个手执木棍的彪形蒙面大汉正在轻推沉重的宫门，唯恐发出声响。这一下非同小可，李鉴的睡意早被吓到九霄云外了，不禁猛然跳起身来连连喝问：“谁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大汉也不答理，举起手中的枣木挺（棍）对着李鉴拦腰就是一棍，李鉴躲闪不及，被打了个狗吃屎。然后大汉三步并作两步，直扑太子卧室。“来人哪，有刺客！”在李鉴半男不女的高声叫喊下，内侍韩本用带着二十多名宫廷护卫赶到慈庆宫里，把那刺客团团围住。经过一番生死较量，即使刺客三头六臂，神通再大，也难上天入地。结果大汉终于精疲力竭，被乱棒打翻在地，乖乖地束手就擒了。

此刻在做着美梦的太子朱常洛早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深宫重地，半夜行刺，那还了得？于是，他一面责令手下把刺

客严加看管，一面则连夜来到乾清宫向皇上朱翊钧面禀案情。经过商量，决定连夜把刺客交巡城御史刘廷元进行审讯。

公堂上虽然红烛高照，但由于案情重大，疑云重重，烛光也显得昏沉沉的，气氛更加阴森恐怖。对着五花大绑的刺客，刘廷元厉声喝道：“你何人？竟敢夜闯太子宫门行刺，快快从实招来！”话音刚落，震天响的惊堂木似乎把那大汉吓得灵魂出窍，一时变成了个疯疯颠颠的呆子，他反反复复地说：“小的名叫张差，是个老实农民，为了吃斋讨封，来到这里。刚才眼前忽然看到一群小鬼来到宫门里面，于是就跟着进去和他们打了起来。青天老爷，快快放开我吧，不然菩萨是不会饶你的！”此后任你百般痛斥，把他按翻在地，抡板痛打，那张差也总只是喃喃自语，翻来复去地叨唠着这几句话，好象神经不正常似的。“快快放开我吧，不然菩萨是决不会饶你的。”咀嚼着张差的这几句话，一心想审出个结果的刘廷元忽然打了个寒颤，不禁感到有点害怕起来。原来，这几年来，朝中和宫里的各派势力错综复杂，明争暗斗，演变得扑朔迷离，使人摸不着头脑。莫非此人另有来头，也未可知。不然，那门庭森严的禁宫又怎能插翅飞得进去呢？这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，又全然不知，如果不识抬举一味地追究下去，万一事情弄到郑贵妃或万岁爷身上，那就不仅自己找死，还会断送一家老小的性命。倘若不追究下去，果真是个胆大妄为的刺客，那我的欺君之罪又怎能开脱？难啊，难死人哪！

想到这里，刘廷元似乎感到这屋子变得更阴森可怕了，自己也仿佛已经由审判官变成了阶下囚。刘廷元到底不愧是

个混迹官场的老手。略一沉吟，想到：有了，何不先下个含糊的结论，来日把案子移交刑部去审，不就得了。想罢，刘廷元便佯装继续审讯。待熬至天渐放亮，方作审讯记录道：“罪犯名叫张差，自称吃斋讨封，但语无伦次。看样子，似有疯颠病。建议交刑部再审，以示慎重。”写罢掷笔，刘廷元不禁暗暗舒了口气，嘴角泛起一丝得意的微笑。这样，任你真真假假，也与我无关了。

不久，案件移到刑部。刑部见案情重大，就立刻委派郎中胡士相，员外郎赵会楨、劳永嘉三人会审。三个人会审中，只见张差确是语无伦次，疯疯颠颠的，也大由得个个顿生疑惑，辨别起滋味来。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，处理这种棘手的案子还是模棱两可为好，这样便能左右逢源，人家也抓不着把柄。好在他们三人资格也老，审后讨论时，刑部郎中胡士相捋捋颔下的花胡子道：“这张差神情呆滞，张口吃斋讨封，闭口吃斋讨封，莫非果真是个疯子？可是事关重大，不好交待啊！”既象定调子，又象商量。说罢，胡士相向赵会楨和劳永嘉分别投去了令人难以捉摸的一瞥。其实，赵会楨、劳永嘉早已心领神会，于是便也顺水推舟，随声附和。至此对张仍然下了个“疯颠”的结论，以便把张差问斩了事，这样不管有没有幕后，此案便都天衣无缝了。

谁想，刑部主事王之采却是个十分认真的法官。心想一个蓄意谋害皇太子的大案，怎能这样就不明不白地了结了呢？于是便又反复审问，大刑伺候与攻心战术双管齐下。结果，连日被审讯得昏昏沉沉的张差只得将作案的幕后背景和盘托出：“小人端的名叫张差，小名叫张五儿，蓟州人氏，务农为生。几天以前，太监刘成、庞保要我闯进慈庆宫



里去击杀一个他们暗中指给我看过的人，说是事成之后，保小人一生荣华富贵。小人一听，灵魂都飞到了天外。可是回过头来一想，刘成和庞保是通过老邻居马三舅介绍和我认识，而他们两人又都是万岁爷郑贵妃宫里的太监，而要我击杀的，又不知是个什么人，内中定有道理。这样，我就在天黑之前被带进了宫里，藏在柴房暗处。这枣木梃子也是他们早给准备好的。”审到这里，王之采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心想，这案子可棘手了，往后还不知再会牵连出什么人呢？但现在既已审到了这一步，还是把它先呈报上去再说，退路是万万没有了。

另一头，案发之后，朝中舆论哗然，郑贵妃的心情显得十分沉重。连日来，她茶饭不思，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在万岁爷面前，她那往日的娇媚换成了隐隐的埋怨：“这么大的案子，你万岁爷何不亲自过问？现在下面人多口杂，不知又会利用这个案子搞什么名堂呢？为着你万岁爷宠我，外面的闲言碎语就够我受了。”说罢眼圈一红，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这郑贵妃不愧为绝世佳人，天下无双，她就好比杭州的西子湖一样，无论是湖光潋滟，还是山色空濛，都有着媚人的地方。这时万岁爷面对佳人愁艳，不禁想起了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的诗句，爱怜之心，由此而更加深了一层。

原来，万历皇帝在案发之初，心里委实感到不是滋味。后来风风雨雨的，耳里也听到点传闻，心想此事莫不果真与郑贵妃有关？郑贵妃啊，郑贵妃，朱常询的事本可以从长计议，慢慢商量着再说，前些日子朝中舆论压力太大，朕也是出于权宜之计，不得已才立了朱常洛啊。现在你这样一来，不就弄巧成拙了吗？若再追问下去，谁知道刘成、庞保还会

招供出什么来呢？一旦那两个小子供出是郑贵妃或郑贵妃弟弟郑国泰指使干的，就必定会使朝中舆论更加大哗，那时若不问她个死罪又怎能将这舆论平息下去呢？想到这里，再想想平时郑贵妃对自己百般温存，千般体贴的牵肠柔情，不由得早将心里的一腔愤闷化作了深深的幽愁。说也奇怪，这幽愁好似着了魔似的越来越长，愈缠愈紧，竟使他又想到了万一郑贵妃问斩，自己这晚年的感情又向谁寄托呢？毕竟直到今天。朕对郑贵妃的感情是没有人可以代替得了的啊！“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。”不知怎的，这思绪忽地又转到了晚年的唐玄宗身上。可不是？当年唐明皇失却杨贵妃，平息安禄山叛乱返回朝廷后，这宫中的一草一木，竟然是这么地牵动情思。

归来池苑皆依旧，太液芙蓉未央柳。

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对此如何不泪垂！

不知怎的，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好似专门为他写的：

夕殿萤飞思悄然，孤灯挑尽未成眠。

迟迟钟鼓初长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。

鸳鸯瓦冷霜花重，翡翠衾寒谁与共？

悠悠生死别离年，魂魄不曾来入梦。

想到这里，他简直再也不忍想下去了。然而又一想，如此柔情的郑贵妃，又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，谋害太子的事来呢？真也太荒唐了，看我想到哪里去了？就这样翻来复去，折腾了个够，心里总感到不踏实。

再说生性懦弱怕事的太子朱常洛，这几天的日子也不好过，那刺客挺击案虽然在审理之中，可是是否真的与郑贵妃有什么纠葛呢？万一追出是郑贵妃指使干的，自己往后的日

子也就更不好过了。因为郑贵妃是父皇极其宠爱的心上人，现在朝中大臣从首辅方从哲、给事中何士晋，到大理寺丞王士昌等大臣，都纷纷袒护着自己，要求严究凶犯背后的策划人，这就无形中把我放到了和父皇对立面上去了。而我心里的这种苦衷，他们又怎么体会得到呢？这不分明是给我帮倒忙吗？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，这端午过后的天气渐渐暖和，阳光十分的明媚，朱常洛希望此案是内侍庞保、刘成利用疯子张差行事，藉以讨好郑贵妃而已，这样可把张差、刘成、庞保问个斩罪，断了线索，便就大事化小，万事大吉了。

想着想着，忽然间听得慈庆宫门口传进了太监的禀报声：“郑娘娘到！”三十几年来，这位当面含笑，暗地排挤自己的郑贵妃难得来此光顾，这次不知是什么风把她吹来，该不是为了挺击案来的吧？朱常洛想到这里，还来不及起身出迎，那装扮得珠翠满头，风吹仙袂的郑贵妃在宫女簇拥下，已经到门里了。

一番寒暄之后，郑贵妃示意手下的宫女暂时退出，太子朱常洛见此情景，知道她有语要说，也让侍立一旁的太监暂时回避。看看周围没人，郑贵妃忽然猛地一屈膝，跪了下去，太子不防，慌乱中也只得匆忙下跪答礼，并用手去搀扶贵妃。不料此时郑贵妃已起身伸出纤纤玉手，反而来扶太子，并且娇媚委婉、百般委屈地诉说道：“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可我这为娘的对您太子却是一片诚意，这些，想来您是一定心里明白的。现在为了挺击一案，朝廷里传得风风雨雨，都说和我郑氏有关，可把我这为娘的给怨屈死了。现在百般无奈，希望您太子看在父皇的面上，出来讲几句公道

话，这样我便得救了。”说罢泪落如珠，泣不成声。郑贵妃虽说已是徐娘半老，可是风韵犹存，百媚千娇，姿色确仍十分动人。一阵心头小鹿乱撞之后，朱常洛不禁心里说道，好一个姿色动人的人儿，怪不得父皇对她如醉如痴了。加之，朱常洛本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心想也不如尽快了结此案。现在经她这样一求，正好顺水推舟，做个人情。于是便低声宽慰道：“皇额娘请尽管放心，现在挺击案凶犯张差既已拿获，把他即刻明正典刑不就得了，省得再幕后不幕后的，弄得人心惶惶。”说罢，即把随侍读书的太监王安唤进，草就一道手令，即刻传发刑部照办勿误。郑贵妃见此情形，这才嫣然破涕为笑，深深道谢而去。

对于其中的奥妙，朝廷大臣又哪会得知？他们只是一味地愚忠。面对皇太子的旨令，以方从哲为首的一班大臣，想到皇太子必定因为慑于郑贵妃的淫威和压力，不得已才这样做的。于是便又纷纷上奏，一定要追究个水落石出，方才罢休。对于这一班忠庸臣子，万历皇帝心想，这时我再不出面说话，事情怕就不好办了。

万历四十三年农历六月十八，万历皇帝果真亲自在慈宁宫召见了群臣。首辅方从哲、阁臣吴道南等一班大臣鹄立两旁，大家都面面相觑，恭听圣谕。二十五年来，万岁爷一直倦于亲政，象这样召见全体大臣的御前会议真是绝无仅有。今天众臣听说万岁爷要亲自剖明挺击一案的真相，无不倍加关注，而最为犯愁的刑部诸大臣，这时反倒心安自若。因为只要皇上老子一锤定音，他们肩上的这付重担立时就可卸掉了。

沉静一会后，这时只听万历皇帝一声咳嗽，两旁大臣都

拉长了耳朵，唯恐听不清楚。

“这次整整审了一个多月的挺击案，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。”说着，万历皇帝歇了一歇，好象故意卖弄关子一样，把群臣的思想之弦都绷得紧紧的，心想该不会抛出郑贵妃吧？如果真的这样，那皇上就太英明了。

其实，荒淫的万历皇帝早已在声色中淘虚了身子，加之场面紧张，自己一锤定音后，还不知道这班大臣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所以他说不了两句话，就得换口气，顺便观察一下群臣的颜色。现看到臣下个个都肃立着侧耳倾听，毫无反应，于是他神情严肃地下结论道：“原来这是内侍庞保、刘成利用疯子行事，并没有什么幕后的指使人。现在，只要把张差和刘成、庞保明正典刑，案子就可了结。”说着，又拉起恭立在一旁的太子朱常洛的手说：“太子对朕一向恭顺，朕也对他很是喜欢。况且，郑娘娘又一向贤淑，所以他俩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，怎么会象谣言所说的那样，有谋杀太子的嫌疑呢？”说着略作停顿，又接口道：“如果真象你们所说的那样，朕要废长立幼，也早就把福王从洛阳召回宫里了。”皇太子见父皇这么一说，也十分恳切地说：“父皇一向待儿很好，册封为皇太子后，更加疼爱于我。疯子张差，误听刘成、庞保的话，现在凶手既已抓获，理应明正典刑，再不要疑神疑鬼了。”诸大臣听到这里，不禁都愣了。心想，万岁爷父子既然唱起双簧，下了最后的决论，我等再冒死进谏，也无济于事了。况且，这还牵涉到他们家里的隐私。万历皇帝眼看这些平时爱发高论的大臣，眨眼间竟都变得如此乖巧，内心倍感欣慰。下边众臣个个噤若寒蝉，虽然感到奇怪，眼下也就只好装作不知，退朝了事。

第二天一早，凶犯张差被押往西四牌楼正法。两天以后，又在文华殿前审讯刘成、庞保。由于凶犯已死，死无对证，所以他们也都你推我赖，把责任卸个精光，哪里还会招出郑贵妃来，自讨苦吃呢？然而万历皇帝认为留下他们早晚是个祸根，必须斩草除根，隔不多久，还是把他俩人杀了完事。此后，万历皇帝始终没有再问过郑贵妃挺击案的真相，而皇太子朱常洛则更是明哲保身，闭口不在父皇和郑贵妃面前再提此事，此案时间一长，也就变成了疑云重重的一大疑案了。

根据当时社会上有识之士分析，挺击一案的发生，虽然在郑贵妃身上有着很大的疑点，可是谁又能够保证，不是刘成、庞保等人为了邀宠，才这样冒险行事呢？时人孙承宗说得好：“事关太子，不可不问；事连贵妃，不可深问。”话中的奥妙在于，挺击一案，追查到这一步就可以了。

挺击案以后的泰昌、天启年间，宫廷之内又接连发生了与挺击案有着千丝万缕，轰动一时的“红丸”、“移宫”两案。这说明，到了明朝末年，宫里的权力之争已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。由于案情的牵连，又有一大部分人莫名其妙地丧失了生命。至此，明王朝已气数将尽，一命如丝了。